

知味 世人饮食几知味

知味 世人饮食几知味

知味 世人饮食几知味

弦凝声咽处 深情一万重

◆王剑

语必关风始动人

◆张昕

在一座城市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、成长，甚至到此一游，或许都有阅读城市、了解城市的需求和渴望。聆听新闻记者的讲述，便是一种客观而又

不失文采和乐趣的速读方式。《郑之中·讲述郑州》这本书，以记者追寻事实的态度，以史料、文物、数据、图片、对话为基

础，力求勾勒出郑州这座城市的全貌，以记者情怀描绘郑州发展脉络，寄望美好未来。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

历史上的郑州，五次为都，八代为州，时逾千年，人文始祖黄帝定都于新郑，“中国”之名始于登封，“三商文化”自商代延续至今，独特的地理位置、优良的水土环境使这片土地成为华夏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片沃土上上演。讲述这些历史的书籍文献浩如烟海，而以记者的笔触去描绘，或许能让人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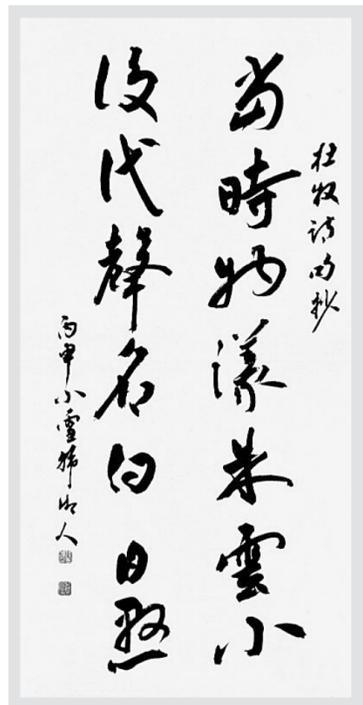
轻松、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历史的风云变幻，体味一座城市三千多年来的兴衰荣辱。丈夫皆有志，会见立功勋。

当前的郑州，航空港经济带效应强劲，国际性交通枢纽建设成效初显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正能量为城市代言，积极发挥龙头作用，带动全省乃至更大区域的发展。记者们是郑州改革发展的参与者，也是时代风云的记录者，“上连天线，下接地气”的文字，向读者们展示了郑州抢抓机遇、奋发有为、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壮丽全景。

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未来的郑州，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，产业发展挺起了城市脊梁，开放创新打开了全球视野，生态建设使人们诗意栖居。通过记者们的讲述，生活在郑州、关注郑州的人们心中有了底气，郑州宜居、安居、乐居的未来正在向我们快速走近，一个宜家、宜业、宜发展的逐梦之城计日可期。

话须通俗方传远，语必关风始动人。以新闻记者的视觉讲述郑州，《郑之中·讲述郑州》始终体现着记者这一职业的文字风格，准确、客观，描述不枯燥，评论不逾矩，又力求不失史学著作的厚重和文学著作的洒脱。通过这本书中的文字，可以看出记者们对这座城市的爱，对这座城市的观察和记录，感悟和思考，引领我们用心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过往韵事和当下的时代脉动。

聆听记者讲述，我们读懂郑州，热爱郑州。



当时物议朱云小，后代声名白日悬(书法) 韩璇

父爱如山

父亲是我生命的源头。瘦削，高大，坚毅，脾气暴躁，声音尖利，这是父亲给我的突出印象。而今，我只能回想了。他的身高，他的声音，他的手，他用过的农具，就像一幅幅黑白照片，在我的心扉上浮现。“弦凝咽声停处，别有深情一万重”，而每一次的回想和凝望，都会让我心痛不已。

父亲有一米八吧。我没有量过他的身高，只能估计。记得小时候去邻村看杂技，去晚了，前面黑压压的，全是人。父亲一弯腰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，我像一只高出人丛的大鸟，很轻易就看到了场内的绝技：吐鸡蛋。那天杂技人足足吐了一小筐鸡蛋，父亲也足足驮了我一个下午。父亲是个刚性的人，对子女很少有亲昵的举动。三十多年了，我什么都忘了，唯独记得这个美丽的午后和那个令我骄傲的高度。

父亲能长这么高，真是一个奇迹。他一岁零一个月时，爷爷就病逝了。我奶奶拉扯着四个孩子，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。贫寒，饥饿，战乱，灾难，都没有挡住父亲的长势，他像村头乱石间的那株松树一样，顽强地抗拒着突如其来的风雨。15岁时，父亲挺拔的高度已经足以顶起一个贫寒之家的门户。这天，伯父随着路过的八路军走了，父亲只能留下来照顾奶奶。奶奶是一个矮小的乡下老人，灰白发，大襟衣衫，小脚，躬着背，活在七个大大小小的孙儿孙女中。她给我们做饭，洗碗，在深夜里咳嗽，叹息，直到84岁。现在想来，在有老有小的生活重压下，父亲的一生该遇到多少难过的沟坎儿啊！但父亲一肩扛着责任，一肩扛着日月，一路就这样过来了。奶奶去世后，父亲哭了，那是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哭。父亲高耸的肩膀抽动着，像风雨中摇摆的树枝。

我不止一次观察过父亲的背。每年一人一夏，

新书架

《我和我的爸爸》

◆老渔

爸爸的最新研制成果出来啦！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时光机！趁着爸爸睡着了，安琪悄悄爬上去，按下了第一个按钮——1亿年前，这是侏罗纪时期的恐龙时代。好奇怪的世界啊，恐龙正要袭击自己的危急之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！安琪又按下了第二个按钮——300年后。这里是未来世界，飞车飞船在天空中飞行，3D裸眼屏幕里的女巫冲出来之时，有个熟悉的身影果断地切断了电源。安琪忍不住又按下了第三个按钮——1万年前，这里是旧石器时代，在

安琪冷得发抖的时候，有人在山洞里点燃了篝火。回到现实，安琪才发现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任何地方，爸爸一直都在默默地守护着自己。这是孩子眼里不一样的爸爸：超人爸爸、忙碌爸爸、智慧爸爸、失落爸爸！这是爸爸眼里不一样的女儿：古灵精怪、调皮稚气、有点小任性、有点小脾气！古灵精怪的四岁女儿安琪、忙碌又呆板的工作狂爸爸，这是万千大世界里的一个小小的家庭，这是一套大手牵小手、沉甸甸的父爱温情绘本！



湖山清远(国画) 杨俊甫

人与自然

每天和树坐一会儿

◆李星涛

也许是厌倦了尘世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，争名夺利。我每晚散步时都喜欢和这些树木坐一会儿，以至于白日里一看见那片树林，心情立马就活活泼泼的，像是看见了久违的亲人。是的，树木不会走动，永远都不会暗算你，也不会伤害你。和它们生活在一起，你的内心除了安详、舒爽、平静和坦然之外，哪里会有什么设防、猜忌、担心、害怕呢？从它们的身上，我读到了高洁、孤傲、柔美、宽容、清朗…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些沉默的生灵儿产生如此的依恋之情，只觉得它们和我身边的许多人一样，好像都是在苦苦地等待着什么，尤其是那棵美丽的香樟树。

与树木坐久了，我突然想到了自己。今生，我已经饱尝到了坎坷和漂泊的痛苦。舌尖上的语言也被我和他人戴上了词语的枷锁，跋涉在发配的山谷。来世，我要做一棵叛逆的树！我要把所有

的路都让给流浪和翅膀，把所有的语言都让给喧哗的绿叶和长风。我要踩着自己的身体，垂直向上过日子，把木质的肉体变成一座铁铸，将记忆里的喧哗冶炼成寂静的舍利子，储存进年轮的中央。今生我已明白，真正的寂静最好是让草木和动物说话，人类前来倾听。安身立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脚扎成根系，用身体向上撑起一丛开满鲜花的绿荫。做不了城楼的立柱，我就做普通圆桌的桌腿，为节日撑起一桌团圆的欢歌笑语。打不成华贵的家具，我就做一口平民的棺材，收容下一副善良清寒的尸骨。石头作为干粮，我就长出一身硬骨。瘠壤作为主食，我就繁衍出一朵淡绿的薄云。完不成惊叹的使命，我就在天地之间竖起一个醒目的破折号，从大地的基石开始到太阳的头顶结束，超度今生，诠释来世，直逼未来。

面对树木思考得多了，我便对树木充满了敬畏。白日里站在五楼，遥望着那片黑黝黝的树林，便觉得其中的一棵树木已变成了自己，身体里涌动的激情也带来了神性和灵性。这两种激情交融后所形成的宁静，只有在面对一棵百年或者千年大树时才会滋生。这不由让我暗自祈祷，祈祷开发工业区的人能留下这片树林，好让那些身心疲惫的人能走进这个绿色的驿站，喘口气，定定神，并从一棵棵寂静的树木身上找到净化自己的树叶、树干、年轮，以及树木周围那如水荡漾着的清香。

连载



一喊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：“我的孩子！我的苦命的孩子……” “奶奶——”两个孩子一边一个，拉住老人的手。 “奶奶哭了几声，就使劲忍住了。俗话说，喜事不多泣。孩子回来是喜事，她怕哭多了不吉利。奶奶把心明扯到水盆边，要

奶奶正摸黑在厨房里洗刷，她忽然停下手，谛听着外边的动静。大强的脚步停在了厨房门口。奶奶轻唤一声：“大强！是奶奶的大强回来了吗？”大强不吭，不动，连大气也不出。

“大强，大强啊，我苦命的孩子！从父母离婚，你就天天跟着奶奶，你是你瞎奶奶的心肝啊！奶奶是为你活着的呀！”老人念叨着，“我这是又听错了？老天爷，自从孙子离家，你就把我的耳朵摘走，让我错过了千百回呀！”

大强嘶一撇，无声地哭了。“奶奶知道你长大了，知道护不住你了孩子，可是，你咋不给奶奶说一声就走呢？你这是杀你奶奶的呀！”

“奶奶——”大强一声喊，扑到奶奶怀里。“大强？真是我的大强吗？”瞎奶奶使劲抱住他，生怕一松手跑了似的。奶奶抱了一会儿，轻轻腾出一只手在孙子身上摸，头，脸，肩，一点一点地摸着，似乎是检查丢没丢什么东西。“大强，乖乖，你就不想奶奶吗？”奶奶哭着。“想！天天都想！”大强往奶奶

怀里钻。“奶奶，我给你报一个喜，大喜！”大强有些兴奋。“大喜？咱家会有大喜？”奶奶不信。大强趴在奶奶的耳朵上：“奶奶，我对你说，我妹妹回来了！”“啥啥？你妹妹？”奶奶推开孙子。“啊！”大强使劲点头。“心明啊？瞎女孩儿？生下来就看不见的瞎女孩儿啊？属鬼的？六岁了？”“对对，对！就是六岁！属鬼的！”“她还活着？”“活着！可可爱了！”

奶奶使劲地摇了摇头：“不可能孩子，不可能。你妹妹一岁多时，也就是你爸、你妈离婚后的三个月零五天，那是农历的十月初十，东庄上虫王爷庙会，说是喉咙眼儿里掉进个花生豆，生生地闷死在你姥姥家了……都过去五年了孩子，这不可能！”大强急了，说话像抢似的：“奶奶，真是我妹妹，她叫心明，六岁了，属鬼的。她爸爸就是我爸，叫范有梁。她妈妈就是我妈妈，叫戚荣花。爸爸妈妈在她一岁、我六岁的时候离的婚……”大强说不下去，泪水再次流下来。“她在哪儿？”“就在咱家门口！”“哎呀傻孩子，我们不该这样说。盲人都是瞎瞎耳朵灵，这会让她伤心的！快，快让她进来！快让孩子进来！”老人摸着往外急走。门边的心明，耳朵灵得像夜风似的女孩儿，此时已经哭成了泪人儿。大强给妹妹擦了脸，扯着心明走进院子：“奶奶，这就是心明，我妹妹，你孙女！”奶奶走上前，摸着了心明的手，轻轻地牵住：“我的乖！”“奶奶，我是心明！我是你的孙女……”心明忍不住哭起来，“奶奶呀——”

心明一哭，奶奶就不行了。孙子回来，她就想哭一场，心明这又

“奶奶，我会洗。我自己洗！”心明挣扎着不让。“不，你刚回来，家里不熟。奶奶给你洗！”瞎奶奶一边洗，一边悄悄地摸着心明的头、脸、眉、眼。奶奶的手在心明的唇边停下来，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大强把奶奶搀到饭桌边坐下，又扶妹妹坐上桌边的小凳子上，这才端碗拿筷，给奶奶和心明夹菜。“哥，我会叨！”心明说着，拿筷子试探着找菜盘儿。大强连忙拿来个小碗儿，把菜夹在小碗儿里，送给妹妹。两只小羊跑进来，撒娇地叫着。大强抱住一只，在头上轻拍一下，又抱起另一只，再拍一下。“哥，让我摸摸，让我也摸摸小羊！”大强把小羊抱到妹妹身边。小羊娇怯地叫着，心明放下筷子，一下一下地爱抚着。

饭后，奶奶要烧热水：“大强，一会儿你和心明都洗一洗。”大强知道，奶奶的鼻子灵得很，一定是闻到他和他妹妹身上的脏味儿了。“奶奶，我来烧！”大强把奶奶搀起。奶奶不烧火了，但奶奶没走，奶奶站在厨房门口，歪了头“看”着孙子。灰白的炊烟从灶膛

踮出，扯成缕儿飘向门外，摇一下身子，向上飞去。大强知道，它们会攀上屋檐，顺着屋山墙升到村庄的上空，和邻居家的炊烟一起，变成村庄的一道风景。奶奶被呛，连声咳嗽。大强说：“奶奶，你去歇着吧，我不会再走的！”

奶奶说：“只要能听见你呼气的声音，奶奶心里就甜，就永远不会累。你不在家的这几天，奶奶能咳嗽也咳嗽不出来呀！”大强不依，一定要奶奶出去。奶奶的咳嗽让他难过。奶奶想了想，就走出去，站在院子里感慨：“大强回来了！老天爷呀，您对俺家不薄！您对俺这个瞎老婆子不薄……”

水烧热了，心明摸进来，小声说：“哥，我想给奶奶洗脚！”大强小声回应：“咱俩一块儿洗，让奶奶高兴高兴！”

因为奶奶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。当大强脱去奶奶的鞋，硬搬着奶奶的脚放进水盆的时候，她才想起来应对的话语：“大强，我不能让心明给我洗。”

“为啥？”大强的手冲上去，蛮横地按住了她的脚。“我……我会洗！”奶奶竟有些紧张。

心明蹲下来，伸出笋芽似的小手，挽住了奶奶的脚。脚本能地缩了一下，手不依不饶地追上去，再一次撩起温热的水。

大强不洗。大强的手只负责维稳，紧紧地扶住奶奶的腿。笋芽似的小手推着，揉着，抓着，挠着。奶奶嫌弃。奶奶咧开嘴笑了。

奶奶一笑，脚就松她下来。大强的手也松她下来。奶奶笑着笑着哭了，泪水从她无神的眼睛涌出来，顺着下巴滴到盆里。

听见奶奶笑，心明也跟着笑了。“奶奶，我洗得好吧？我可会洗了，每天晚上我都给妈妈洗……”心底漏出的话忽然伤到了自己，心明的泪水喇地满了满脸。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便使劲地咬住嘴唇，生怕露出一丝儿气息惹奶奶伤心。